

2

台湾

上官鼎作品精萃

八极神童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名家作品

台湾



八极神童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官鼎作品精萃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第八章 探究真情

老化子静坐一旁瞑目细思，在脑海中搜寻个遍，也想不出一点头路，随向她们姐妹详细看了一遍，然后道：“两位姑娘可否把金牌取出，让老化子瞧瞧？”

春兰立即背转身去，从脖子上取下金牌，双手递交给老化子，道：“请老前辈过目。”

老化子接过金牌，只见这金牌是椭圆形，正面镌着一株兰花，花正盛开，背面镂着四个隶字阴文，文曰：“长命百岁”！

老化子审视半晌，只觉这不过一般人家，对娇生惯养的孩子，取其吉利而已，并无什么出奇之处，随又把它交还春兰手中，说道：“以我的看法，关键不在这面金牌上，而是怎样能设法在太平府附近追问，不知两位姑娘以为如何？”

春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老前辈的看法和家师一样，不过这几年，我俩曾在太平府附近问过，去了几次，也问不出一点头路，因之，也就未曾再去查问。”

老化子见这双姐妹，楚楚可怜的神色，哪像传说中狠辣的苗岭双艳，忙安慰道：“姑娘也不必为此忧心，这种事，是可遇而不可求，说不定二位姑娘的双亲，都还健在呢！”

白瑞麟忽然想起蛇姑婆临去之言，曾经谈及要自己协助她俩完成，可能就是查访两位姑娘身世之事，随问道：“邹老前辈要在下协助之事，可是查问两位姐姐的身世问题？”

苗岭双艳闻言，忍不住格格一阵娇笑！

白瑞麟见她们不答自己所问，尽在不住的娇笑，一时之间，茫然不知所措，愕愕的望着她们发呆！

海、谢两位姑娘，对她姐妹的突然举动，也觉得有点茫然！

这种情形，老化子已猜到几分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两位姑娘不要见笑，我这小老弟，虽然武功奇高，却是一位诚实君子，嗣后尚望两位姑娘多多关照！”

苗岭双艳听老化子如此一说，心知自己失态，忙收敛笑声，惶恐的道：“老前辈教训极是，尚请原宥！”

白瑞麟至此，仍不十分明白她们为什么笑？

老化子向他望了一眼，也未加说明，正在此时，见云中鹤子陈强走了进来，后面尚跟着两个化子，抬了一个大食盒，旋即又有两个化子，各抱了两大罈酒，陈强忙打开食盒，将菜摆了一桌，又打开酒罈，霎时，满室酒香，谢碧凤忙把鼻子捂起来，向老化子瞟了一眼，小嘴一张，尚未说话，就见老化子深深的吸了两口气道：“唔！这罈酒大概有几年了吧！”

云中鹤忙道：“长老的鼻子真行，这酒已放了二十年了，

还是前两任的舵主存放的呢！”

老化子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呀！连你这小叫化也欺侮我起来了，去年我来时，你还说找不到好酒，今竟有二十余年的陈货，等下不打烂你的屁股才怪！”

陈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长老这就错怪弟子了，从前是你老独一个来，吃酒好和坏也没人知道，今天有客人同来，才特地给你老装门面呀！”

老化子嗯了一声道：“这还像话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小叫化子匆匆进来道：“启禀长老，外面有一个脏和尚求见！”

老化子连叫了两声可惜，现出无可奈何的表情道：“叫他来吧！”

他这里话声刚落，就听外面叫道：“好香！好香！”

老化子忽然高叫道：“陈强，快把酒藏起来！”

旋见一阵风似的走进一个和尚，进门之后，一句话未说，就伸手抱起那只未开的酒罈，把眼一瞪道：“好小气的老化子，你再说，连罈子都给你摔了！”

老化子把脸一扳，说道：“早知你来，就先撒泡尿下去！”

白瑞麟忙起身来，行了一礼道：“牛老哥，近来可好？”

这来的正是臭和尚，他向着白瑞麟看一眼，说道：“小老弟真是艳福不浅，从哪里又弄来这两位标致的姑娘，看了真令人羡慕！”

说着，两只眼不住的朝着苗岭双艳打量！

苗岭双艳对这位臭和尚并不认识，见他进门就向自己打

趣，心中便有几许不乐意，再见他盯着自己看，更有几分着恼，于是虽碍于白瑞麟在场，但是脸上却似落了一层寒霜一般！

海彩云有点看不过，随说道：“臭和尚，你不要老不尊，死后不怕进拔舌地狱！”

臭和尚并不着恼，只是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想阎老五不至于那么狠，真要如此，假使将来你再遇上金钱豹时，看谁还替你去打豹子？”

白瑞麟听说金钱豹胡良，随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正要去找他呢，牛老哥可知他现在何处？”

老化子见臭和尚无意间，引起了白瑞麟的仇恨，忙向臭和尚使了个眼色，立即转变话题道：“时已不早，吃过饭再说！”

说着，就拉白瑞麟就座，并倒上酒来，说道：“先尝尝这酒的味道如何？”

臭和尚见白瑞麟的神色，以及老化子的动作，一时之间，也弄的有点莫名其妙，就自行打开酒罈，自酌自饮起来。

白瑞麟更是有点郁闷，本来就不会吃酒，可是今天却酒到杯干，一连喝了四五杯，尚欲继续再饮，谢姑娘在旁边已看出情形不对，忙把酒杯夺过来道：“麟弟，你本来不会吃酒，千万不可勉强，要知酒最易伤神！”

老化子在旁也替他担心，随说道：“我看谢姑娘先陪小老弟到里面休息一下吧！”

说着就向身后的陈强交待了两句，那陈强立即前面领路，

由谢姑娘扶着白瑞麟在后面跟随，白瑞麟刚站起身来，尚可以支持，走了几步之后，就觉得有点天旋地覆，便把整个身体依靠在谢姑娘身上。

来到一间小室，内面整理得异常清洁，陈强让他们进去之后，就顺便将门带上，以免打扰了清静。

陈强去后，谢姑娘就将白瑞麟扶至床前，这时白瑞麟竟将她抱得紧紧的。

这种情形，在白瑞麟来说，并非有意轻薄，只是酒后流露真性，觉得这样安全似的，因为他总还是个半大孩子，对于男女之嫌，尚不十分了解！

可是谢姑娘并不如此想，况且女孩子发育得早些，又比白瑞麟大两岁，兼之自见他之后，早把一缕情丝，缚在白瑞麟身上，否则，也不会沿途追踪下来，况且自己的心意曾经向他表示过。

明心谷的一月相处，更觉得白郎的文事武功，均皆不俗，但碍于礼教的束缚，虽然早已心许，但是向来未曾如此接近过！

现在被他有力的紧紧一抱，芳心之中，更是卜卜乱跳，内中复杂的情绪，不知是羞是喜，情不自禁的低下头来，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，突然一阵红云笼罩了满脸，忙收摄心神，推开他紧抱着的双臂，慢慢扶他睡倒在床上，自己坐在床沿上，望着他怔怔的在出神！

就在谢碧凤刚扶白瑞麟离开，就听老化子向臭和尚骂道：“臭和尚，你不但身上臭，连你这张嘴也是臭不可闻，我看你

什么时候才能改得过来，要不要我老化子写张封条，把你的嘴封起来！”

臭和尚把眼一瞪，不服气的道：“你也不要说人，你的嘴比我也香不到哪里去！”

老化子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但我并没有闯祸呀？”

臭和尚满脸不屑的道：“你不要说嘴，我不过不明了情形而已，难道你就没有说溜嘴的时候？”

海彩云因为白瑞麟今日精神失常，本就有些不高兴，再见他两个斗嘴不休，又不便发作，就站起身来，朝着陈强问道：“陈舵主，白小侠在何处，请领我去看看！”

陈强向老化子望了一眼，就听老化子道：“尽望什么，还不快领海姑娘去！”

陈强说了声“随我来”，便领先而去！

海彩云紧随陈强身后跟去！

且说谢碧凤正坐在床沿上，望着白瑞麟默默出神，蓦地听到有脚步声走来，心知定是他们前来看望，忙站起身来，迎了出去。

就在他刚站起身来，走了两步，即见海彩云推门而入，谢姑娘暗叫一声“侥幸”，刚才的情形未曾被她看见，否则，不知她会想些什么呢！既是如此，仍觉得脸上一阵热辣辣的。

可是海彩云自进门之后，便注视着床上的白瑞麟，对于谢姑娘的脸上神情变化，并未在意，只见海姑娘迳自到床前，伸出皓腕，往白瑞麟的额角摸了一阵问道：“他的情形还好吧？”

谢姑娘无言的点点头。

于是两人便并肩坐在床边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。

隐约中，听到臭和尚在咆哮道：“难道这老魔头竟如此不顾信诺？”

原来自海姑娘去后，老化子便把经过情形，详细的告诉了臭和尚，他听后也是气愤异常，想不到这位成名的人物，也会失信背诺！

其实，以白瑞麟的功力，就是再多喝一点酒，也不至于醉倒，主要是一方面心情郁闷，另一方面，则是无喝酒经验。

直到日暮时分，才醒过来，刚翻身坐起，就觉得口干舌燥，尚未开口说话，即见一双欺霜赛藕的皓腕，捧着一杯水送到自己口边，当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接过就喝，一口气把杯中的水喝完，烦躁之气立消，只是四肢仍觉得软绵绵用不上力之感。

抬头一看，只见床前环立着四位姑娘，一时心中产生不少感触，记得几年前，自己在笑面佛邵宽家，生病刚好之时，芙妹对自己的热情照顾情形，一一重现心头，可是目前芙妹的情形如何？竟得不到一点消息！

他这一怔神回想，竟半晌不言不动，蓦听身边一声轻笑道：“看你那副傻相，是怎么啦？”

紧接着又听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，关心的道：“麟弟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白瑞麟向四周环视了一眼，见向自己打趣的是海彩云，现在她脸上的笑容仍未平复，对自己关心的则是谢碧凤，看她

满脸表现着焦急的神色，而苗岭双艳姐妹俩，则一个个掩嘴偷笑，因而觉得还是谢姑娘对自己关怀，于是摇摇头，给她投以感激的一瞥，随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浑身软弱无力！”

谢碧凤立即接口道：“赶快运功调息一阵试试？”

白瑞麟依言运功一个周天，始觉经脉畅通，再无不适之感，忙一跃下床，只见谢姑娘独坐室中一角，其他的人，一个也不见了，就忙问道：“凤姐，她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谢碧凤见白瑞麟运功完毕，精神已恢复正常，随将心放下，忙站起身来道：“她们都在外面，现在好了吧？”

白瑞麟感激的道：“谢谢凤姐，现在好了！”

说完，就伸手扶住她的香肩，柔和的道：“走吧！我们也到外面去！”

谢姑娘经他一扶，如触电流似的，情不自禁的又把娇躯向他身上靠紧了些，默默无言的同往前面走去！

快到外室时，谢姑娘故意落后了两步，这时只听前面传来一阵哄然大笑，白瑞麟精神一振，紧走几步，踏进外室问道：“什么事，你们这么高兴。”

海姑娘见白瑞麟进来，忙笑答道：“大师正在说笑话呢！现在好了吧？”

白瑞麟点点头，尚未说话，就听一个破嗓子喊道：“小老弟再不好，恐怕真要我的老命啦！”

白瑞麟不以为意的道：“不会有如此严重吧！”

这说话的正是臭和尚，他见白瑞麟不十分相信，就着急的道：“不信，你就问问她们！”

说着，把手向全室的人一指，那表情好似无限委屈似的！原来白瑞麟喝醉离席之后，不但受了老化子的责怪，连几位姑娘都埋怨不休，虽说臭和尚一生放荡不羁，但这种交相指责的味道，实不好受，因之，一见白瑞麟醒来，就忙着诉苦！

白瑞麟忙向前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牛老哥受了委屈，我这里给你陪不是就是！”

臭和尚连忙避到一边，张开两只蒲扇大手乱摇道：“算啦！算啦！以后多留点酒让我吃就可以了！”

这一来，又引起几位姑娘一阵娇笑，尤其海彩云，更是笑得前仰后合，花枝乱抖！

白瑞麟向全室内一看，不见了老化子，就忙问道：“老化子哪里去了？”

春兰道：“他很早就出去啦！”

白瑞麟眉头一皱，心知定然又出事故，又问道：“他没讲到什么地方吗？”

海彩云接口道：“他只说去去就来！并没有说到哪里去！”

正说之间，就见云中鹤子陈强匆匆进来，跑得满头大汗，显然走了不少路，他见到白瑞麟，忙抱拳道：“刚接获陶长老令谕，饬在下转告小侠和几位姑娘，于二更时分，到坝桥东端大王庙见面！”

白瑞麟面色一紧，问道：“他没讲为了何事？”

那陈强忙禀道：“听说仍为了宝图之事！”

臭和尚在旁急躁的道：“难道他们还不死心？”

陈强满脸气忿的道：“他们这些人，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表面上打着侠义道旗号，实际上，什么卑鄙事都做得出来！”

白瑞麟隐忧的问道：“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你可知道？”

陈强思索了一阵，不屑的道：“除五大门派之多，听说崂山四凶已经赶去！”

白瑞麟又问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分？”

陈强道：“天刚入暮！”

白瑞麟突然豪放的道：“好！准时到！”

那陈强又转身匆匆而去！

待陈强去后，白瑞麟在室中来回走了两趟，像是在沉思一件难题，半晌，始见他向臭和尚问道：“这五大门派的为人如何？”

臭和尚思索了一阵，始道：“目前的五大门派，为少林、武当、华山、峨嵋、和昆仑，其实，还有邛崃、天山、雪山、南海、长白等派，那天山和雪山两派，远处西域，近数十年来，很少到中原走动，邛崃和长白，一个在西南，一个在东北，也趋于没落之境，自顾尚且不暇，所以未见他们的弟子在江湖走动，也可说是名存而实亡，南海派倒是还很兴盛，且有蒸蒸日上之象，但是向来都限于南海一带！”

臭和尚说至此，话音一顿，继道：“所剩下的，就是所谓五大门派，这五派之中，除昆仑派较远之外，其他四派，因居于中原，而门下弟子也为江湖所熟见，因之在声誉上，也比较高些！”

他说至此，话音突然停住，似是在思考什么，良久，方

听他又道：“要说起他们的为人，只有少林和昆仑仍保持其风度外，华山尚说得过去，不过有时仍不免有点偏激，至于武当和峨眉，则是奸诈百出，有时甚至连江湖道义都不顾，说来真令人齿冷！”

白瑞麟听至此，不断的点头，似是已决定了应付之策，忽听海彩云插口道：“大师属于哪一派的可否说一说？”

臭和尚闻言一怔，他想不到海彩云会有如此一问，但旋即哈哈一笑，不答她的所问，取过自己身后的黑漆酒葫芦，咕嘟喝了一大口，说道：“问的好！问的好！”

旋即摇摇头，伸手把酒葫芦盖了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个闷葫芦你就再闷一阵吧！”

海彩云把小嘴一噘，不悦的道：“看你这副德行，也不会有好的师父！”

白瑞麟在旁哼了一声，狠狠的朝海彩云瞪了一眼，满脸不悦之色，虽未出言责备，但暗怪她出言不知轻重！

海彩云见白瑞麟的脸色如此难看，这还是随他行走以来的第一次，因之，芳心一酸，豆大的泪珠沿腮而下！

臭和尚却在那里发出嘻嘻笑声，然后道：“你们不要急，等到需要告诉你们的时候，自然会告诉你们的，现在尚非其时！”

谢碧凤见场面弄得不愉快，忙拉住海彩云的手道：“云姐，理他们干什么，不是疯子，就是傻子！”

臭和尚突然发出一声大笑，在座的人，均是面色一怔，尤其是谢姑娘，以为他发了脾气，心中有点怔忡不安，不由得

朝白瑞麟瞟了一眼，看看他的反应！

旋见臭和尚笑声一敛，叫道：“对！对！对！知我者！唯谢姑娘也！”

霎时，又引起几位姑娘发出格格笑声，就连适才落泪的海彩云也带着眼泪娇笑不止！

坝桥！

在长安城东，横跨渭水两岸。

在坝桥东端，沿官道之右，约百十丈之处，有一座大王庙，此庙并无什么烟火，也无庙祝，仅系一座古庙而已！

在庙前面，有一片广场，由于很少人到此，故这一片广场上，常常荒草没径，成为牧童们的好去处。

这是天刚交初更，庙前就来了两个叫化子。

本来像这种古庙，正是叫化子的好去处，所以并不引起一般人的注意，可是今天情况好像有点不同，只见这两个叫化子到此之后，就很迅速的朝四周巡视了一遍，然后在庙的角落里，相对坐下，这时，就听那中年化子，朝着那老年化子禀道：“启禀长老，时间尚早，您老人家先休息一下，晚辈在庙外看看！”

那老年化子点了点头，旋即问道：“白小侠会准时来吧？”

中年化子忙恭谨的道：“晚辈见白小侠之后，他说准时到。”

那老化子又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中年化子就很快的转身来到庙外，选择一处草深的地方，隐没不见。

时间不久，就见远处有几条黑影，以迅速的身形，迳往

庙前而来！

及那几条黑影来到近处，始看清来人还不少，其中僧、俗、尼、道均有，竟有十余人之多！

那为首的是个老和尚，后面跟着两位和尚，七位道士一位尼姑，及两位俗装打扮的人，在俗装打扮中，尚有一位非常年轻，约二十余岁。

他们这一伙人，来到庙前，向四周打量了一眼，见静悄悄的，就听那为首的老和尚道：“现在时间尚早，各位先休息好了，等……”

可是这位和尚的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其中一个道士急着接口道：“贫道有个建议，不如趁他们未来，先行埋伏起来，届时给他们来个不防，一举而歼，不知大师意下如何？”

那为首的老和尚闻言，面现不悦之色，良久始道：“虚灵道长之意，老衲实不便苟同，假使被江湖朋友闻知，今后怎有脸在江湖立足，尚请三思！”

敢情这后来的一群人，正是五大门派的首脑人物，为首的正是少林掌门慧空大师，刚才主张群殴的道士，正是武当派掌门虚灵道长。

这虚灵道长听慧空如此一说，脸上不禁一阵飞红，但旋即语带讥讽的道：“以大师之言，那我们不如回去的好，否则，仅以那小狗的功力，我想一对一恐怕大师也无把握吧？”

慧空和尚听虚灵道长出言讥讽，当即寿眉一皱，似要发作的样子，但旋即面色回复平静道：“老衲自忖武功不济，难服众望，但为求目的，不择手段之事，实非侠义道所应为，不

知各位有同感否？尚希灵霄子道长卓裁！”

旋见一位道长跨前一步说道：“慧空大师也不必自责太甚，前几天因贫道途中延误，未能即时赶来，故未能和那少年交手，但看其昨晚和邹老婆子交手的情形，人家的武功实在我们之上，但不知那少年是什么来路？”

慧空大师道：“那位少年，正是近来江湖盛传的‘八极神童’，老衲虽不明其门派路数，但以其行为判断，绝非邪道人物，尤其近几年来魔长道消，此子的产生，实为挽救武林浩劫的一大福星！”

那虚灵道长在旁哼了一声，接口道：“大师真是得道高僧，时时以苍生为念，既然如此，尚来此作甚，不怕残害生灵，增加罪孽吗？”

虚灵道长这些话，真是尖酸刻薄，极尽挖苦之能事，简直可说不给人留丝毫余地，直听得灵霄子直皱眉头，旋听他喊了声“无量寿佛”说道：“虚灵道兄之言，虽不无道理，但未免有点过份，陡然有伤和气……”

陡听虚灵道长喝道：“灵霄子道兄未免有失立场，贫道之来，本系奉邀而来，且虚幻师弟因而身负重伤，这种损失如何补偿，现在反怪贫道多事了，天下宁有此理。”

这些话，把灵霄子说得哑口无言，不错，武当派的参与，确是华山派函邀而来，而武当虚幻道长的负伤，确系事实，故这一抢白，灵霄子只有闷声不响。

正在这时，蓦听庙门口一阵哈哈大笑。

众人倏然一惊，不约而同的，齐把眼光向庙门口望去，只

见老化子不知何时已站在那里！

原来先到的两个叫化子，就是老化子和云中鹤子陈强，老化子在内面休息，由陈强在外面巡视，及发现黑影，陈强就马上去禀知老化子，谁知这些五大门派的人物，一向均很自大，来到之后，并未向各处巡视，就在庙前闹起内哄来，所以他们的一切谈话，均被老化子听去，故他们一听有人发笑，便个个面现惊愕之色！

忽见虚灵道长转身一纵，向老化子扑来，口中并叫道：“你有点高兴吗？先叫你到阎王爷那里笑去！”

口中说着，就手起掌落，朝向老化子击去！

老化子想不到这位刚愎自用的虚灵道长，说打就打，故仓促间忙闪身避过，饶是如此，也被掌力的余劲，扫到身上有点火辣辣的！

这可激起了老化子的怒火，就听他大喝一声，挥掌攻来，这种掌势较之虚灵道长的掌力，丝毫不弱，甚且尤有过之。

所以霎时之间，只见掌影纷纷，尘沙乱飞，两人互拼了十余掌，虚灵道长大有败落之势，旁边的虚无道长，见师兄将要败落，忙纵身前去，就欲援手，可是他掌尚未出，就见从旁边跃落一个中年化子，挡住去路，并听他口中说道：“怎么？你们真想围殴吗？”

虚无道长听这中年化子一说，实在有点不好意思，不禁面色一呆，及再往场中一看，若再不援手，大师兄就有败落之虞，随大喝道：“就要围殴，量你这只死鹤子也没办法阻止！”

说着，就举掌朝陈强袭击，陈强一看，自忖非人家敌手，